

书道 Book Review

坏听力时代里的人性舒展



《隐身衣》
格非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隐身衣”是古代传奇或西方科幻小说中的一种想象。学者杨绛早年撰写的散文《隐身衣》，曾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以便摆脱束缚、到处闯荡；接下来杨绛却讲到“卑微”就是隐身衣，身处卑微，别人往往视而不见，无形中成就了隐匿的目的。格非的《隐身衣》则借身居京城、身份卑微的“我”——“奇人”崔师傅这个只愿“停留在事情表面”而不愿“推敲”的叙述者，散漫呈现了30多年的个人际遇与时代变迁。

按照崔师傅的说法，在北京专门制作音响“胆机”的人不会超过20个。虽说身份“卑微”，他却像一个杠杆翘起了“两个世界”：音响组装者是一个奇特的职业，其联系着社会的上层，唯有上层方有财力和意愿组装高档音响；而音响组装者“我”却生活于北京的底层。“我”与玉芬恋爱、结婚，结果却因玉芬另攀高枝而离婚；“我”与蒋颂平本是一起长大的发小，共同经历过生死恐惧，但因为利益纠葛，最终绝交；“我”与姐姐崔梨花、姐夫常保国本应血脉相连，却因为房子，恩断义绝……爱情、亲情、友情都在利益面前无所适从、不堪一击。特别是在“卑微”这件隐身衣的遮蔽之下，崔师傅亲眼见识了各种一无所有和人间悲凉……幸好，小说始终伴随一个副旋律——用叙述和细节营造的一种温暖的安慰，若隐若现、顽强不息地缠绕于字里行间。

从理想初生到经历几十年的摸爬滚打，主人公或许真的不知道最终会牺牲或失去什么；或者

说从个人命运巅峰坠落命运深渊的速度以及从短暂幸福直奔苦难的距离，崔师傅其实始终并没有机会去丈量和思考：根据他后来的理解和反思，妻子的背叛理所当然，因为一个漂亮风流的女人能够“经他手”已经足矣；朋友的无情他无法批评，反而后悔自己冲动之下和朋友绝交的举动；姐姐的过分他固然不满，可是一旦对方哭哭啼啼他就立马心软……在用经验展现了现实中的各种背叛、偷欢、谎言和欺瞒之后，格非意识到，即使是在苍凉的末世，即使犯下了再大的过错，仍然可以原谅和赎还，这让笼罩着悲观主义色彩的《隐身衣》多了些许温暖色调。最后，“破相”神秘女子的出现或许才是崔师傅命定的合适之人生伴侣。此处虽然着墨不多，但似乎别有深意：神秘女子与前妻玉芬形成鲜明对比，格非强调了前者的高雅、善良和平易近人，后者的淫荡、庸俗和咄咄逼人，并不是为了响应有关“外表美”和“心灵美”的流俗说法，而是重申和揭示这个多变时

代“形”与“实”分裂的本质，以及绝望与失落的复杂抗衡。吊诡的是，小说此时此刻不再有情绪充沛的文字和情节来作架设或演绎，故事戛然而止，显然不是“童话”的模式——这份沉重令阅读的欲望和脚步无法进退自如。

“欲望”“冲动”“孤寂”“信念”“寻找”“迷失”“怀疑”……这是格非小说力求剖析的不变主题，他通过创作不断探询着人的内心世界，并把他对个体存在的理解活生生地寄予笔下的各色人物。“以帮高端客户定制高级音响设备为生”的崔师傅，客户群体只有两种：一种是高级知识分子，一种是腰缠万贯的小老板。他们“都是当代社会掌握话语权的人”。正因有这两种“客户群体”的存在，耳朵时尚的变迁史与心灵史曾密谋合一。可悲的是，当下“这个时代的听力坏了”，格非于是努力借用崔师傅专业的耳朵测量着每一次音乐选择的品位，诊断出了“经济文化高阶级≠艺术修养乃至人格品质高位”的症候。 潘启雯

新书推荐 New Books

《不合理的行为》



2012年7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英〕唐麦·卡林著

杰出战地摄影师唐·麦卡林的自传。麦卡林为躲避战乱被送往乡下抚养，成长在英国治安最糟糕的地方，从小患有阅读障碍，家庭贫困，后凭借一张给街头帮派拍的照片进入新闻摄影界，开始了他痛苦而辉煌的战地摄影之路。麦卡林拍摄的照片涵盖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主要战役，其中很多都已成为时代符号，他用摄像机见证了人性，他的一生也为人性所见证。

《顾城哲思录》



2012年8月
重庆出版社
顾城著

本书的文字，基本形成于1987年5月之后作者的去国时期。顾城后期的思想多见于谈话、访谈、演讲中，它们的呈现方式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即兴和片段色彩，这使得本书所采用的“断章体”天然地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断章取义。

《老无所依》



2012年8月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科马克·麦卡锡著

猎手莫斯是一个越战老兵，一次打猎时发现了一个枪战“遗迹”，所有人都死了，只剩下一车海洛因和2400万美元现金。莫斯带走了钱，却因此被受雇追回这笔钱的杀手苏格追杀。警探贝尔一直为自己在二战时的行为所困扰，他试图弥补曾犯下的错误，他想尽办法用法律保护莫斯和他年轻的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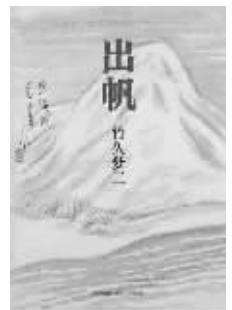
《发条女孩》



2012年7月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美〕保罗·巴奇加卢皮著

能源耗竭、全球暖化、粮食危机后，西方国家过度发展基因改良技术，结果打破生态平衡，使得食物链崩解断裂，许多国家都陷入贫穷、饥饿和动乱……

悦读 Happy Reading



《出帆》
俞东海著
新星出版社
2012年4月

这次写竹久梦二，终于不用提起丰子恺。“大正浪漫的代名词”“漂泊的抒情画家”，开启东洋画坛新时代，流芳当代日本美术史，在梦二的光芒随时间被逐一凿出后，他身上烙下种种伟大的标签，已足够成为后世众人争相探究的卖点。想速读梦二？其自作自画的小说《出帆》怕是不能错过的。

书的前言，止庵评：“《出帆》是梦二自己，就是梦二身边的人情与爱憎的忠实再现，比任何人撰写的梦二评传都真实。”事实上，在读竹久梦二所著的《出帆》时，所感就如读到张爱玲的《小团圆》，隔着世代，站在时光的对岸，你知道情

瞧，这个日本人

感在暗酿，你知道矛盾有造化。这本《出帆》记录的会是未经雕琢的竹久梦二最真实的想法。

响当当的人物大抵都经历过风餐露宿的悲苦凄酸吧？内心也一定隐匿过巨大的孤独，以致他总能保持清醒，时常自省。我愿把这本《出帆》解读成“梦二的自白书”——你会读到梦二的自我辩护，你会看到梦二的谎言，你会洞察谎言的中间包含着的对生活最原始的善意，你会怜惜这位在残酷世道中放任自我的潦倒艺术家所坚持的最后的本真。很难揣测到梦二在创作《出帆》之时是处于何等心情，这究竟是他予予漂泊的旅居生活的一点记忆的浮萍；还是赠给画作的灵感女神，那些爱过的女人们的情深纪念品；抑或是一个诉说经历、整理内心世界的出口？

在竹久梦二身上，你能发现到日本人内敛的性格极致，克制、坚忍，带着一定的自我保护意识。翻开小说便已知晓，梦二是“三太郎”，妻子万喜是“佐美绪”，情人吉野是“彦乃”，御用模特阿花是“叶”。这样的人物关系，呼之欲出，再明显不过，但到底是传统的日本汉子，他需要一点实则虚之、

似有若无的安全感，支撑他平述自己在不漫长的人生岁月里历经的大城小事。小说中，梦二记录了相对盛世之下，屌丝艺术青年“三太郎”的琐碎人生，以不快婚姻为起点，以茫然等待为终结，情情爱爱像一圆。

抛开书中壮志难酬的三太郎颠簸在成名路的起起伏伏，我们来关注人物的情感。有人说，梦二的艺术很大程度成就于他生命里遇见的女人，“想了解女人的心，无论活到什么时候也是不够”——比三太郎年长的佐美绪，背信弃义地逃离家庭，承夫轻描淡写的原谅；吉野善良聪慧，才能的散发皆建立在对三太郎的迷恋及崇拜之上；阿花又纯洁又危险，几度怀孕后，野孩子嫁入好人家？当你试图走近“三太郎”，即梦二的内心时，便可从其与佐美绪、吉野、阿花等女子的情缘中了解到，其实那些“梦二式美人”的美，也不过是承蒙于梦二本有的天赋，赖于一个敏感男子细腻的挖掘。看书时，我很心疼吉野姑娘活不过25岁的大好青春，叹息三太郎最后不能给她公认的名分；我怜悯阿花无可奈何的放任，对她称“三太郎”为“爸爸”甚感荒唐。但

往事过千帆，年华海浪沙，爱的磨合总携带着伤害，但三太郎最终还算克尽所能地给她们呈现出自己最大限度的善意，为她们留下最美好的倩影，给她们最好的结局。那些流芳至今的“美人图”啊，是他对她们最珍而重之的盟誓。

“你是什么人便会遇上什么人；你是什么人便会选择什么人”，不管小说的安排是否梦二为了体面而自说自话布下的阵，要解开“三太郎(梦二)的红颜为何不是命薄，就是多舛，她们与他为何未能一路走来，修成正果”的谜团？真正残缺的，恐怕只因主角生来依恋寂寞的心。浪漫艺术家都在走钢丝，独乃万全，轻装上阵，他们依赖爱欲，但不沉迷多情，竹久梦二不例外。所以在读完全书之后，我再一张张地重新审视了配在小说右侧并非与字同视的画，有些尽管只寥寥几笔，但也丝丝入扣，殊途同归地寄存着他美好的愿景，他不愿圆满的梦……所以小说的结局，没有交代三太郎本人的后续之事，不咸不淡的心情只停留在等待出帆的茫然上。相望一个世纪，人的情绪亦共通。我们皆信这种留白，应是梦二最真诚、最赤裸的自白。陈斯媛

好书 Good Book



《舌尖上的上海》
甄沙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6月

封面有个小小LOGO，“上海吃货”，据说是原定书名。大家一致以为比现在这个好，不迫时髦，有自己的意见在。

本来就不是跟风作。陆陆续续写了四五年，随时随地扛了单反去吃饭，没拍照前不得动筷，对面的人还要帮忙吹热气。但并不是存了这么一个目的去的，指间

认真吃，用力爱

沙喜欢记录生活，blog流水一样写出来，书反而是副产品了。

讲美食，更是我们这座城市的记忆。那记忆不是咸丰年间，悠久神秘到抢灶台倒马桶都能加上柔光镜成为骄傲资本；物质的极大丰富和快节奏生活却尚未到来，肯德基是期末考试后才偶一得尝的奖励大餐，妈妈外婆过年时还要辛苦地烧一台菜，没有饭店可以订年夜饭。那是我们70后、80初的旧欢如梦：妈妈买菜带回来的一团菜饭，星期天改善伙食的一碗糖醋小排，端午节的重阳糕，过年时捞也捞不光油腻腻的八宝鸭子，还有小咖啡店的拿破仑和西餐社的刨冰……有许多就这样消失在城市的快步前进中，有一些从日常生活默默隐退到脏乱差的小巷街头，隐晦着市民社会空间的被挤压。

上海的吃与北京的吃不同，

我们这代人的吃又与老一辈不同。王世襄赵珩都是世家公子，写一个排场讲究不易做；老人又好将吃食神秘化，天上有地下无难再得。《舌尖上的上海》恰似我们这辈承上启下上海青壮年。老大房的青团，光明邨的鲜肉月饼，大壶春的生煎，红宝石的鲜奶小方，还有得吃；水晶虾仁越来越烂，大闸蟹都是“涩浴蟹”，白斩鸡越来越柴，“他们特别实事求是，蹩脚的食物是场无法掩饰的灾难，一定要骂出来”，骂出来后并不颓然退回家中，而是兴兴头头到处觅新美味。看到隐藏在旧弄堂的肠汤线粉，忍不住神魂颠倒写出豆腐样嗲兮兮颤巍巍文字：“这碗汤里，除了有细嫩娇小剪破口以吸满汤汁的油豆腐，以及白近透明涨得鼓鼓的线粉外，还有一只小巧的百叶包肉，小块的血，以及铺在碗上的肠尖。肠子尖端特别脆嫩，远非圈

子那样肥硕。”

这碗汤我也吃过，金黄喷香，美妙的还是铺子里坐个女保安，吃完后茫然坐在门口抽烟，女士烟，棉大衣老干部一样搭在肩上，万分妩媚。

这城市与我们的人生紧紧缠绕，带着各自拖来的一点渊源，又经过本地化的改良。宁波人家与广东人家传下来的压轴手艺各有不同，春笋上市时都欣喜若狂大烧腌笃鲜。罗宋汤土豆色拉西番尼早被改得面目全非，却是所有上海小孩的共同记忆。大概这就是上海特色，没有高度商业化，便不会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饭店，但底下是一家实惠过日子的小家庭，无论高低好坏，都努力把菜烧得好吃一点，勤勤恳恳地吃，生活。

上海吃货便是这样，实惠，不装，不虚荣。我们认真吃，用力爱。 柏也洁